

維摩詰所說  
不可思議解脫經

佛教正覺同修會

敬印

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

佛教正覺同修會

敬印

維摩講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

## 重印《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序

維摩詰所說經，亦名不可思議解脫經，敘述大乘別教法中諸多已經開悟般若之菩薩智慧，其中所說甚廣，下自七住位菩薩所得之般若總相智慧，中及悟後進修所得之三賢位菩薩般若別相智慧，上至地上菩薩乃至等覺菩薩之智慧與威德力，一一說之；所說勝妙，非諸定性聲聞、定性緣覺聖人所能臆測。定性二乘聖人之愚且置，乃至大乘別教中初悟般若、外聖內凡之賢位七住菩薩亦不能盡知。由是緣故，古今祖師敢於宣講此經者極少，今時更無論矣！若非真悟，大膽說之、註之、梓行之，難免後時智者出世時，爲救眾生故，爲護正法故，言語破之不足，更繼之以文字書籍，即成佛門笑譚，可謂無智之人也！而此無智之人，古今同有，前仆後繼，代有其人，令人感嘆！

復觀古今註解此經者，亦復良莠不一，苟無真智、勝智，尙無能力一窺其註，何況能判真偽良莠？故說此經之神妙，非有大智，不能知也！欲免妙法真義淹沒流失，應當印行宣講，以彰其義，廣利學人；二者，緣我

正覺會眾中，已得明悟真如心者，其數已超兩百，吾今復當有利之，普令深入般若妙義，得不退轉，以是緣故應說此經；三者末法之時，誤說、誤註此經，致令經中超勝絕妙之等覺菩薩意廣受妄解，導致眾生輕於此經者，亦復所在多有，誤導末法眾生者其害甚鉅；爲有如是三因，及爲佛教興利與除病故，當說此經，披露經中聖意妙慧，由是緣故，乃於本會所印《三乘唯識一如來藏系經律彙編》厚重大本經典以外，別印此經單行本，作爲宣講時間法四眾專用經典。

此經大意，如僧肇法師註此經時所造序曰：「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絕妙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象所測；道越三空，非二乘所議。超群數之表，絕有心之境。眇莽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以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象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群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覲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而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以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群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以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

摩於他土，爰集毘耶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以權智爲主，樹德本則以六度爲根，濟蒙惑則以慈悲爲首，語宗極則以不二爲門；凡此眾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象，不思議之跡也；然幽關難啓，聖應不同；非本，無以垂跡；非跡，無以顯本；本、跡雖殊，而不思議一也。」經中大意已如僧肇大師上言所曾宣說，平實則不須於此序中重贅。

此經雖然載於藏經之中，垂至末法之今世，已經無人能真解義；縱有故香港比丘月溪法師註之，然而其註極爲簡略，亦復處處錯謬，嚴重誤導眾生，令人難以卒讀；有正見者往往掩卷中輟，不能讀竣，何況能利末法時代行人？復因經中所說，處處言及二乘聖人所不及處；際此時世，大乘法中極多比丘二眾，因爲自始修學印順著作所宣實已錯會之二乘法道以來，時日已久，每以爲「印順所傳已經誤會之二乘解脫道法義」即是大乘法道，由是信受印順藏密中觀邪說而修學不疑故，永劫無法證悟般若，求證無門；又不願棲心於邪淫之藏密外道法中，唯有向南傳佛法之二乘解脫道中求法一途；然因此經處處言及二乘聖人所證粗淺、不解般若實義，正

可謂處處碰觸彼諸崇尚小法比丘二眾之痛處，則因是故，諸信受印老之未悟而崇尚小法比丘二眾，率多排斥此經；唯有修學淨土與禪宗之大乘根性比丘二眾，不毀此經。亦因是故，現今台灣、大陸等廣大中國地區一深具大乘氣象之中國神州一竟因各大佛學院率多取材印順法師已經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著作，作為大乘佛菩提道之正法，而成爲普遍以誤會後之二乘解脫道作為大乘法要，是故不能忍於此經之處處碰觸二乘聖人愚痴痛處，不能忍於此經宣示般若及種智正理，乃多排斥，心中尚不欲見有此經存在，何況印之、宣之、廣傳之？必也說之，則將以誤會後之二乘菩提邪見，取代此經正義原貌，藉以消除此經對二乘愚人之負面評價。由是緣故，諸多崇尚二乘小法之比丘、比丘尼等人，私心皆不承認此經是佛親說，往往隱語暗示：此經爲佛滅後之弟子眾等長時創造結集而有者。

然而現觀此經所說，以實證般若之總相智、別相智、種智而觀，經中所說，無一非是極勝妙法，無一非是超越二乘小法之極勝妙般若智慧，所說絕不遜於諸般若經，更是遠超四阿含經義之般若妙義；假若實如印順法師……等人所隱語暗示而說爲佛滅後四眾弟子長期創造結集而成者，豈非

明謂後世佛弟子智慧遠勝世尊？有是理乎？有智者盍共思之？是理淺顯，有智者自能知之，不勞諸佛、菩薩多所言語也！

復次，維摩詰居士並非虛言假構之人物，事實上真有其人，玄奘菩薩昔日西行求法時，曾親歷維摩詰居士故居參禮，有史實具文爲證：《宮城西北五、六里至一伽藍，僧徒寡少，習學小乘正量部法。傍有窣堵波，是昔如來說毘摩羅詰經，長者子寶積等獻寶蓋處。其東有窣堵波，舍利子等於此證無學之果。》當時維摩詰居士故居浮圖猶在，可證維摩詰居士是佛教歷史人物，而非後人所捏造者；由是當知《維摩詰經》確屬真經。即如前時曾有一分外道堅稱釋迦牟尼佛並非歷史人物，乃是佛教徒創造假稱者，指鹿爲馬，企圖顛倒史實；今時崇尚二乘小法之人間佛教輩，亦復如是，私心不信維摩詰大士確屬印土佛教歷史人物，復於大乘經典多所貶抑、誹謗、排斥、扭曲，顯然基於未知未證般若實智，外則現有如是肯定大乘經法之言行，內實欲免他人質詢有否證悟般若爲因；如斯諸人，何有般若實智可言？

又依般若實智以觀《維摩詰經》所說法義，處處符契佛旨，與佛所

說諸經真義相成相助，絕無絲毫差異；又且不違四阿含諸經所言解脫道理，兼能護助二乘解脫道法義，令不墮於外道斷滅見中，令諸外道不能再於二乘菩提是否爲斷滅境界再置一詞，乃是外現貶小、內實護小之經典也！彼諸崇小貶大者，何能知此？何能見此？焉得假藉考證之名而行否定之實？如是破法之地獄業，未可輕造，貽害佛教極鉅故，殘害眾生親證法身慧命嚴重故，後果極嚴重故，有智之人衡之！

復次，當來下生彌勒尊佛亦曾廣說眾理，證成大乘經真是佛說之理，而印順法師……等藏密應成派中觀諸無智人疑之、毀之！當來下生成佛之等覺菩薩彌勒所造根本大論，其中佛法究竟妙義尙不肯信，竟信外道研究佛學者假借不實考證之虛言而故意否定之，如斯等人，何智之有？而竟忝在台灣佛教界領導之位，復又廣造書論，流風所及，爲害今時後世學人亦鉅矣！由是緣故，當印此經、當宣此經、賡續佛之正法於末法之世，方能延續正法命脈，以待末法最後五十二年月光菩薩之降神垂跡、攝生利物也！今述此經單行本印製緣起，欲令後時學人皆知此時印順、達賴……等人所弘

藏密應成派中觀邪見之爲害鉅大，殘害佛子法身慧命嚴重；藉免後世復有二乘愚人、大乘凡夫再以如是藏密中觀邪見而壞正法，同得免除謗法毀佛之尤重純苦無間地獄長劫重業。如是敘述緣起以代序言。

佛子 **平實** 謹序

公元二〇〇〇四年晚春

# 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卷上)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 佛國品 第一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毘耶離菴羅樹園，與大比丘眾八千人俱。菩薩三萬二千，眾所知識；大智本行皆悉成就，諸佛威神之所建立，爲護法城、受持正法，能師子吼、名聞十方；眾人不請，友而安之，紹隆三寶能使不絕，降伏魔怨制諸外道；悉已清淨永離蓋纏，心常安住無礙解脫；念定總持辯才不斷，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及方便力無不具足；逮無所得不起法忍，已能隨順轉不退輪，善解法相，知眾生根，蓋諸大眾得無所畏；功德智慧以修其心，相好嚴身色像第一，捨諸世間所有飾好，名稱高遠踰於須彌；深信堅固猶若金剛，法寶普照而雨甘露，於眾言音微妙第一；深入緣起，斷諸邪見有無二邊，無復餘習；演法無畏猶師子吼，其所講說乃如雷震，無有量、已過量；集眾法寶如海導師，了達諸法深妙之義，善知眾生往來所趣及心所行，近無等等佛自在慧、十力、無畏、十八不共；關閉一切諸惡趣門而生五道以現其身，爲大醫王，善療眾病，應病與藥令得

服行；無量功德皆成就，無量佛土皆嚴淨，其見聞者無不蒙益，諸有所作亦不唐捐，如是一切功德皆悉具足；其名曰：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不等觀菩薩、定自在王菩薩、法自在王菩薩、法相菩薩、光相菩薩、光嚴菩薩、大嚴菩薩、寶積菩薩、辯積菩薩、寶手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常下手菩薩、常慘菩薩、喜根菩薩、喜王菩薩、辯音菩薩、虛空藏菩薩、執寶炬菩薩、寶勇菩薩、寶見菩薩、帝網菩薩、明網菩薩、無緣觀菩薩、慧積菩薩、寶勝菩薩、天王菩薩、壞魔菩薩、電德菩薩、自在王菩薩、功德相嚴菩薩、師子吼菩薩、雷音菩薩、山相擊音菩薩、香象菩薩、白香象菩薩、常精進菩薩、不休息菩薩、妙生菩薩、華嚴菩薩、觀世音菩薩、得大勢菩薩、梵網菩薩、寶杖菩薩、無勝菩薩、嚴土菩薩、金髻菩薩、珠髻菩薩、彌勒菩薩、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如是等三萬二千菩薩。

復有萬梵天王尸棄等，從餘四天下來詣佛所而聽法；復有萬二千天帝，亦從餘四天下來在會坐；并餘大威力諸天、龍、神、夜叉、乾闥婆、阿脩羅、迦樓羅、緊那羅、摩睺羅伽等，悉來會坐。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俱來會坐；彼時佛與無量百千之眾恭敬圍繞而爲說法，譬如須彌山

王顯于大海，安處眾寶師子之座，蔽於一切諸來大眾。

爾時毘耶離城，有長者子名曰寶積，與五百長者子俱，持七寶蓋來詣佛所；頭面禮足，各以其蓋共供養佛；佛之威神令諸寶蓋合成一蓋，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而此世界廣長之相悉於中現；又此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雪山、目真鄰陀山、摩訶目真鄰陀山、香山、寶山、金山、黑山、鐵圍山、大鐵圍山、大海江河流泉源，及日月星辰、天宮、龍宮、諸尊神宮，悉現於寶蓋中；又十方諸佛、諸佛說法，亦現於寶蓋中。爾時一切大眾睹佛神力，歎未曾有，合掌禮佛，瞻仰尊顏目不暫捨；長者子寶積，即於佛前以偈頌曰：

目淨脩廣如青蓮	心淨已度諸禪定	久積淨業稱無量	導眾以寂故稽首
既見大聖以神變	普現十方無量土	其中諸佛演說法	於是一切悉見聞
法王法力超群生	常以法財施一切	能善分別諸法相	於第一義而不動
已於諸法得自在	是故稽首此法王	說法不有亦不無	以因緣故諸法生
無我無造無受者	善惡之業亦不亡	始在佛樹力降魔	得甘露滅覺道成
已無心意無受行	而悉摧伏諸外道	三轉法輪於大千	其輪本來常清淨

天人得道此爲證 三寶於是現世間 以斯妙法濟群生 一受不退常寂然  
度老病死大醫王 當禮法海德無邊 毀譽不動如須彌 於善不善等以慈  
心行平等如虛空 孰聞人寶不敬承 今奉世尊此微蓋 於中現我三千界  
諸天龍神所居宮 乾闥婆等及夜叉 悉見世間諸所有 十力哀現是化變  
眾睹希有皆歎佛 今我稽首三界尊 大聖法王眾所歸 淨心觀佛靡不欣  
各見世尊在其前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隨類各得解  
皆謂世尊同其語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眾生各各隨所解  
普得受行獲其利 斯則神力不共法 佛以一音演說法 或有恐畏或歡喜  
或生厭離或斷疑 斯則神力不共法 稽首十力大精進 稽首已得無所畏  
稽首住於不共法 稽首一切大導師 稽首能斷眾結縛 稽首已到於彼岸  
稽首能度諸世間 稽首永離生死道 悉知眾生來去相 善於諸法得解脫  
不著世間如蓮華 常善入於空寂行 達諸法相無罣礙 稽首如空無所依

爾時長者子寶積說此偈已，白佛言：「世尊！是五百長者子，皆已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願聞得佛、國土清淨。唯願世尊說諸菩薩淨土之行。」佛言：「善哉！寶積！乃能爲諸菩薩問於如來淨土之行。諦聽諦聽！善思念

之！當爲汝說。」於是寶積及五百長者子受教而聽。

佛言：「寶積！眾生之類是菩薩佛土，所以者何？菩薩隨所化眾生而取佛土，隨所調伏眾生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隨諸眾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所以者何？菩薩取於淨國，皆爲饒益諸眾生故。譬如有人欲於空地造立宮室，隨意無礙；若於虛空，終不能成。菩薩如是爲成就眾生故，願取佛國，願取佛國者非於空也。」

「寶積當知：直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不諂眾生來生其國；深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具足功德眾生來生其國；菩提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大乘眾生來生其國；布施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一切能捨眾生來生其國；持戒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行十善道滿願眾生來生其國；忍辱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三十二相莊嚴眾生來生其國；精進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勤修一切功德眾生來生其國；禪定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攝心不亂眾生來生其國；智慧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正定眾生來生其國；四無量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成就慈悲喜捨眾生來生其國；四攝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解脫所攝眾生來生其國；方

便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於一切法方便無礙眾生來生其國；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念處、正勤、神足、根、力、覺、道眾生來生其國；迴向心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得一切具足功德國土；說除八難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三惡八難；自守戒行不譏彼闕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國土無有犯禁之名；十善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命不中天、大富梵行、所言誠諦常以軟語、眷屬不離、善和諍訟言必饒益、不嫉不恚正見眾生來生其國。如是！寶積！菩薩隨其直心則能發行，隨其發行則得深心，隨其深心則意調伏，隨意調伏則如說行，隨如說行則能迴向，隨其迴向則有方便，隨其方便則成就眾生，隨成就眾生則佛土淨，隨佛土淨則說法淨，隨說法淨則智慧淨，隨智慧淨則其心淨，隨其心淨則一切功德淨。是故寶積！若菩薩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爾時舍利弗承佛威神，作是念：「若菩薩心淨則佛土淨者，我世尊本爲菩薩時意豈不淨？而是佛土不淨若此！」佛知其念，即告之言：「於意云何？日月豈不淨耶？而盲者不見。」對曰：「不也！世尊！是盲者過，非日月咎。」

「舍利弗！眾生罪故不見如來佛土嚴淨，非如來咎。舍利弗！我此土淨，

而汝不見。」爾時螺髻梵王語舍利弗：「勿作是念，謂此佛土以爲不淨。所以者何？我見釋迦牟尼佛土清淨，譬如自在天宮。」舍利弗言：「我見此土丘陵坑坎、荊棘沙礫，土石諸山穢惡充滿。」螺髻梵王言：「仁者心有高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爲不淨耳。舍利弗！菩薩於一切眾生悉皆平等，深心清淨；依佛智慧，則能見此佛土清淨。」

於是佛以足指按地，即時三千大千世界若干百千珍寶嚴飾，譬如寶莊嚴佛無量功德寶莊嚴土；一切大眾歎未曾有，而皆自見坐寶蓮華。佛告舍利弗：「汝且觀是佛土嚴淨。」舍利弗言：「唯然！世尊！本所不見，本所不聞，今佛國土嚴淨悉現。」佛語舍利弗：「我佛國土常淨若此，爲欲度斯下劣人故，示是眾惡不淨土耳。譬如諸天共寶器食，隨其福德，飯色有異。如是！舍利弗！若人心淨，便見此土功德莊嚴。」當佛現此國土嚴淨之時，寶積所將五百長者子皆得無生法忍，八萬四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佛攝神足，於是世界還復如故；求聲聞乘三萬二千人，知有爲法皆悉無常，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千比丘不受諸法，漏盡意解。

維摩詰所說經 方便品 第二

爾時毘耶離大城中有長者名維摩詰，已曾供養無量諸佛，深植善本，得無生忍，辯才無礙，遊戲神通逮諸總持，獲無所畏降魔勞怨，入深法門善於智度，通達方便大願成就；明了眾生心之所趣，又能分別諸根利鈍；久於佛道，心已純淑，決定大乘；諸有所作能善思量，住佛威儀心大如海，諸佛咨嗟；弟子、釋、梵、世主所敬。欲度人故，以善方便居毘耶離，資財無量攝諸貧民，奉戒清淨攝諸毀禁，以忍調行攝諸恚怒，以大精進攝諸懈怠，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以決定慧攝諸無智；雖爲白衣，奉持沙門清淨律行；雖處居家不著三界，示有妻、子常修梵行；現有眷屬常樂遠離，雖服寶飾而以相好嚴身，雖復飲食而以禪悅爲味，若至博奕戲處輒以度人；受諸異道不毀正信，雖明世典常樂佛法，一切見敬，爲供養中最；執持正法，攝諸長幼；一切治生諧偶，雖獲俗利不以喜悅，遊諸四衢饒益眾生；入治政法救護一切，入講論處導以大乘，入諸學堂誘開童蒙，入諸姪舍示欲之過，入諸酒肆能立其志；若在長者，長者中尊，爲說勝法；若在居士，

居士中尊，斷其貪著；若在刹利，刹利中尊，教以忍辱；若在婆羅門，婆羅門中尊，除其我慢；若在大臣，大臣中尊，教以正法；若在王子，王子中尊，示以忠孝；若在內官，內官中尊，化正宮女；若在庶民，庶民中尊，令興福力；若在梵天，梵天中尊，誨以勝慧；若在帝釋，帝釋中尊，示現無常；若在護世，護世中尊，護諸眾生；長者維摩詰，以如是等無量方便饒益眾生。

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國王、大臣、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諸王子并餘官屬，無數千人皆往問疾；其往者，維摩詰因以身疾，廣爲說法：「諸仁者！是身無常、無強、無力、無堅，速朽之法不可信也，爲苦爲惱，眾病所集。諸仁者！如此身，明智者所不怙。是身如聚沫，不可撮摩；是身如泡，不得久立；是身如炎，從渴愛生；是身如芭蕉，中無有堅；是身如幻，從顛倒起；是身如夢，爲虛妄見；是身如影，從業緣現；是身如響，屬諸因緣；是身如浮雲，須臾變滅；是身如電，念念不住；是身無主爲如地，是身無我爲如火，是身無壽爲如風，是身無人爲如水，是身不實四大爲家，是身爲空離我我所，是身無知如草木瓦礫，是身無作風力所

轉，是身不淨穢惡充滿；是身為虛偽，雖假以澡浴衣食，必歸磨滅；是身為災，百一病惱；是身如丘井，為老所逼；是身無定，為要當死；是身如毒蛇、如怨賊、如空聚，陰界諸入所共合成。諸仁者！此可患厭，當樂佛身。所以者何？佛身者即法身也，從無量功德智慧生，從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生，從慈悲喜捨生，從布施、持戒、忍辱、柔和、勤行、精進、禪定、解脫、三昧、多聞、智慧諸波羅蜜生；從方便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從三十七道品生，從止觀生，從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生；從斷一切不善法、集一切善法生；從真實生，從不放逸生；從如是無量清淨法，生如來身。諸仁者！欲得佛身、斷一切眾生病者，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是長者維摩詰，為諸問疾者如應說法，令無數千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 維摩詰所說經 弟子品 第三

爾時長者維摩詰自念：「寢疾于床，世尊大慈，寧不垂愍？」佛知其意，即告舍利弗：「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曾於林中宴坐樹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爲宴坐也。夫宴坐者，不於三界現身意，是爲宴坐；不起滅定而現諸威儀，是爲宴坐；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是爲宴坐；心不住內亦不在外，是爲宴坐；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道品，是爲宴坐；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是爲宴坐。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時我，世尊！聞說是語，默然而止，不能加報，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目犍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目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毘耶離大城，於里巷中爲諸居士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目連！爲白衣居士說法，不當如仁者所說。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法無眾生，離眾生垢故；法無有我，離我垢故；法無壽命，離生死故；法無有人，前後際斷故；法常寂然，滅諸相故；法離於相，無所緣故；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法無形相，如虛

空故；法無戲論，畢竟空故；法無我所，離我所故；法無分別，離諸識故；法無有比，無相待故；法不屬因，不在緣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隨於如，無所隨故；法住實際，諸邊不動故；法無動搖，不依六塵故；法無去來，常不住故；法順空，隨無相，應無作；法離好醜，法無增損，法無生滅，法無所歸，法過眼耳鼻舌身心，法無高下，法常住不動，法離一切觀行。唯！大目連！法相如是，豈可說乎？夫說法者無說無示，其聽法者無聞無得；譬如幻士爲幻人說法，當建是意而爲說法；當了眾生根有利鈍，善於知見無所罣礙，以大悲心讚于大乘，念報佛恩不斷三寶，然後說法。』維摩詰說是法時，八百居士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無此辯，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大迦葉：「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葉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貧里而行乞，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大迦葉！有慈悲心而不能普；捨豪富，從貧乞。迦葉！住平等法，應次行乞食；爲不食故應行乞食，爲壞和合相故應取揣食，爲不受故應受彼食；以空聚想入於聚落，所見色與盲等，所聞聲與響等，所嗅香與風等，所食

味不分別，受諸觸如智證，知諸法如幻相，無自性無他性，本自不然，今則無滅。迦葉！若能不捨八邪，入八解脫；以邪相入正法，以一食施一切，供養諸佛及眾賢聖，然後可食。如是食者非有煩惱，非離煩惱；非入定意，非起定意；非住世間，非住涅槃。其有施者，無大福、無小福，不爲益、不爲損，是爲正入佛道，不依聲聞。迦葉！若如是食，爲不空食人之施也。」時我，世尊！聞說是語得未曾有，即於一切菩薩深起敬心。復作是念：『斯有家名，辯才智慧乃能如是，其誰聞此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從是來，不復勸人以聲聞辟支佛行，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須菩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入其舍，從乞食；時維摩詰取我鉢、盛滿飯，謂我言：『唯！須菩提！若能於食等者諸法亦等，諸法等者於食亦等，如是行乞，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斷婬怒癡亦不與俱，不壞於身而隨一相，不減癡愛起於明脫，以五逆相而得解脫；亦不解、不縛、不見四諦，非不見諦；非得果非不得果，非凡夫非離凡夫法，非聖人非不聖人，雖成就一切法而離諸法相，乃可取食。若須菩提不見佛、不聞法，彼外道六師：

富蘭那迦葉、末伽梨拘賒梨子、刪闍夜毘羅胝子、阿耆多翅舍欽婆羅、迦羅鳩馱迦旃延、尼犍陀若提子等是汝之師，因其出家，彼師所墮汝亦隨墮，乃可取食。若須菩提入諸邪見、不到彼岸，住於八難不得無難，同於煩惱、離清淨法；汝得無諍三昧，一切眾生亦得是定，其施汝者不名福田，供養汝者墮三惡道，爲與眾魔共一手、作諸勞侶；汝與眾魔及諸塵勞等無有異，於一切眾生而有怨心，謗諸佛、毀於法、不入眾數，終不得減度，汝若如是乃可取食。」時我，世尊！聞此語，茫然不識是何言，不知以何答，便置鉢欲出其舍；維摩詰言：『唯！須菩提！取鉢勿懼。於意云何？如來所作化人，若以是事詰，寧有懼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諸法如幻化相，汝今不應有所懼也。所以者何？一切言說不離是相，至於智者不著文字，故無所懼；何以故？文字性離，無有文字，是則解脫；解脫相者則諸法也。』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法眼淨，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富樓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大林中，在一樹下爲諸新學比丘說法；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富樓那！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

說法，無以穢食置於寶器；當知是比丘心之所念，無以琉璃同彼水精。汝不能知眾生根源，無得發起以小乘法；彼自無瘡，勿傷之也。欲行大道莫示小徑，無以大海內於牛跡，無以日光等彼螢火；富樓那！此比丘久發大乘心，中忘此意，如何以小乘法而教導之？我觀小乘智慧微淺、猶如盲人，不能分別一切眾生根之利鈍。」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令此比丘自識宿命：曾於五百佛所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時豁然還得本心。於是諸比丘稽首禮維摩詰足，時維摩詰因爲說法，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復退轉。我念聲聞不觀人根，不應說法，是故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摩訶迦旃延：「汝行詣維摩詰問疾。」迦旃延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佛爲諸比丘略說法要，我即於後敷演其義，謂無常義、苦義、空義、無我義、寂滅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迦旃延！無以生滅心行說實相法。迦旃延！諸法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五受陰洞達，空無所起，是苦義；諸法究竟無所有，是空義；於我無我而不一，是無我義；法本不然，今則無滅，是寂滅義。』說是法時，彼諸比丘心得解脫，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那律：「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那律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於一處經行，時有梵王名曰嚴淨，與萬梵俱放淨光明，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幾何阿那律天眼所見？』我即答言：『仁者！吾見此釋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如觀掌中菴摩勒果。』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那律！天眼所見爲作相耶？無作相耶？假使作相，則與外道五通等；若無作相，即是無爲，不應有見。』世尊！我時默然。彼諸梵聞其言，得未曾有，即爲作禮而問曰：『世孰有眞天眼者？』維摩詰言：『有佛世尊得眞天眼，常在三昧；悉見諸佛國，不以二相。』於是嚴淨梵王及其眷屬五百梵天，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禮維摩詰足已忽然不現。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優波離：「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優波離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者有二比丘，犯律行，以爲恥；不敢問佛，來問我言：『唯！優波離！我等犯律誠以爲恥，不敢問佛；願解疑悔，得免斯咎。』我即爲其如法解說。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優波離！無重增此二比丘罪，當直除滅，勿擾其心。所以者何？彼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如佛所說：心垢故眾生垢，心淨故眾生淨，心亦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諸法亦然，不出於如。如優波離以心相得解脫時，寧有垢不？」我言：『不也！』維摩詰言：『一切眾生心相無垢亦復如是。唯！優波離！妄想是垢，無妄想是淨；顛倒是垢，無顛倒是淨；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優波離！一切法生滅不住，如幻如電，諸法不相待，乃至一念不住；諸法皆妄見，如夢、如炎、如水中月、如鏡中像，以妄想生；其知此者是名奉律，其知此者是名善解。』於是二比丘言：『上智哉！是優波離所不能及，持律之上而不能說。』我即答言：『自捨如來，未有聲聞及菩薩能制其樂說之辯，其智慧明達爲若此也。』時二比丘疑悔即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是願言：『令一切眾生皆得是辯。』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羅睺羅：「汝行詣維摩詰問疾。」羅睺羅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毘耶離諸長者子，來詣我所，稽首作禮問我言：『唯！羅睺羅！汝！佛之子，捨轉輪王位出家爲道，其出家者有何等利？』我即如法爲說出家功德之利。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羅睺羅！

不應說出家功德之利。所以者何？無利、無功德，是爲出家；有爲法者可說有利、有功德，夫出家者爲無爲法，無爲法中無利、無功德。羅睺羅！出家者無彼、無此、亦無中間，離六十二見，處於涅槃；智者所受聖所行處，降伏眾魔；度五道，淨五眼，得五力，立五根；不惱於彼，離眾雜惡；摧諸外道，超越假名；出淤泥，無繫著，無我所；無所受，無擾亂，內懷喜；護彼意，隨禪定，離眾過。若能如是，是真出家。』於是維摩詰語諸長者子：『汝等於正法中宜共出家，所以者何？佛世難值。』諸長者子言：『居士！我聞佛言：父母不聽，不得出家。』維摩詰言：『然汝等便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即出家，是即具足。』爾時三十二長者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阿難：「汝行詣維摩詰問疾。」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昔時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我即持鉢，詣大婆羅門家門下立。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唯！阿難！何爲晨朝持鉢住此？』我言：『居士！世尊身小有疾，當用牛乳，故來至此。』維摩詰言：『止！止！阿難！莫作是語。如來身者金剛之體，諸惡已斷、眾善普會，當有何

疾、當有何惱？默往！阿難！勿謗如來，莫使異人聞此粗言，無令大威德諸天及他方淨土諸來菩薩得聞斯語。阿難！轉輪聖王以少福故尚得無病，豈況如來無量福會、普勝者哉？行矣！阿難！勿使我等受斯恥也！外道梵志若聞此語，當作是念：「何名爲師？自疾不能救而能救諸疾！」仁可密速去！勿使人聞。當知！阿難！諸如來身即是法身，非思欲身；佛爲世尊，過於三界；佛身無漏，諸漏已盡；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如此之身當有何疾、當有何惱？」時我，世尊！實懷慚愧：「得無近佛而謬聽耶？」即聞空中聲曰：『阿難！如居士言：但爲佛出五濁惡世，現行斯法度脫眾生。行矣！阿難！取乳勿慚。』世尊！維摩詰智慧辯才爲若此也，是故不任詣彼問疾。」如是五百大弟子，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

維摩詰所說經 菩薩品 第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彌勒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爲兜率天王及其眷屬，說不退轉地之行。時維摩詰來謂我言：『彌勒！世尊授仁者記：一生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用何生得受記乎？過去耶？未來耶？現在耶？若過去生，過去世生已滅；若未來生，未來生未至；若現在生，現在生無住。如佛所說：【比丘！汝今即時亦生、亦老、亦滅。】若以無生得受記者，無生即是正位；於正位中亦無受記，亦無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彌勒受一生記乎？爲從【如】生得受記耶？爲從【如】滅得受記耶？若以【如】生得受記者，【如】無有生；若以【如】滅得受記者，【如】無有滅；一切眾生皆如也，一切法亦如也，眾聖賢亦如也，至於彌勒亦如也；若彌勒得受記者，一切眾生亦應受記。所以者何？夫如者不二不異，若彌勒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一切眾生皆亦應得，所以者何？一切眾生即菩提相。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應滅度，所以者何？諸佛知一切眾生畢竟寂滅，即涅槃相，

不復更滅。是故彌勒！無以此法誘諸天子，實無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亦無退者。彌勒！當令此諸天子捨於分別菩提之見，所以者何？菩提者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寂滅是菩提，滅諸相故；不觀是菩提，離諸緣故；不行是菩提，無憶念故；斷是菩提，捨諸見故；離是菩提，離諸妄想故；障是菩提，障諸願故；不入是菩提，無貪著故；順是菩提，順於如故；住是菩提，住法性故；至是菩提，至實際故；不二菩提，離意、法故；等是菩提，等虛空故；無爲是菩提，無生住滅故；知是菩提，了眾生心行故；不會是菩提，諸入不會故；不合是菩提，離煩惱習故；無處是菩提，無形色故；假名是菩提，名字空故；如化是菩提，無取捨故；無亂是菩提，常自靜故；善寂是菩提，性清淨故；無取是菩提，離攀緣故；無異是菩提，諸法等故；無比是菩提，無可喻故；微妙是菩提，諸法難知故。』

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二百天子得無生法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光嚴童子：「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光嚴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出毘耶離大城，時維摩詰方入城，我即爲作禮而問言：『居士從何所來？』答我言：『吾從道場來。』我問：『道場

者何所是？』答曰：『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深心是道場，增益功德故；菩提心是道場，無錯謬故；布施是道場，不望報故；持戒是道場，得願具故；忍辱是道場，於諸眾生心無礙故；精進是道場，不懈退故；禪定是道場，心調柔故；智慧是道場，現見諸法故；慈是道場，等眾生故；悲是道場，忍疲苦故；喜是道場，悅樂法故；捨是道場，憎愛斷故；神通是道場，成就六通故；解脫是道場，能背捨故；方便是道場，教化眾生故；四攝是道場，攝眾生故；多聞是道場，如聞行故；伏心是道場，正觀諸法故；三十七品是道場，捨有爲法故；諦是道場，不誑世間故；緣起是道場，無明乃至老死皆無盡故；諸煩惱是道場，知如實故；眾生是道場，知無我故；一切法是道場，知諸法空故；降魔是道場，不傾動故；三界是道場，無所趣故；師子吼是道場，無所畏故；力、無畏、不共法是道場，無諸過故；三明是道場，無餘礙故；一念知一切法是道場，成就一切智故。如是！善男子！菩薩若應諸波羅蜜教化眾生，諸有所作、舉足下足，當知皆從道場來，住於佛法矣！』說是法時，五百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持世菩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持世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住於靜室，時魔波旬從萬二千天女，狀如帝釋鼓樂絃歌，來詣我所，與其眷屬稽首我足，合掌恭敬於一面立；我意謂是帝釋，而語之言：『善來！憍尸迦！雖福應有，不當自恣；當觀五欲無常，以求善本；於身命財而修堅法。』即語我言：『正士！受是萬二千天女，可備掃灑。』我言：『憍尸迦！無以此非法之物要我沙門釋子，此非我宜。』所言未訖，時維摩詰來謂我言：『非帝釋也！是為魔來燒固汝耳。』即語魔言：『是諸女等可以與我，如我應受。』魔即驚懼，念『維摩詰將無惱我？』欲隱形去而不能隱，盡其神力亦不得去，即聞空中聲曰：『波旬！以女與之，乃可得去。』魔以畏故，俛仰而與。爾時維摩詰語諸女言：『魔以汝等與我，今汝皆當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即隨所應而為說法，令發道意。復言：『汝等已發道意，有法樂可以自娛，不應復樂五欲樂也。』天女即問：『何謂法樂？』答言：『樂常信佛，樂欲聽法，樂供養眾，樂離五欲，樂觀五陰如怨賊，樂觀四大如毒蛇，樂觀內入如空聚，樂隨護道意，樂饒益眾生，樂敬養師，樂廣行施，樂堅持戒，樂忍辱柔和，樂勤集善根，

樂禪定不亂，樂離垢明慧，樂廣菩提心，樂降伏眾魔，樂斷諸煩惱，樂淨佛國土，樂成就相好故修諸功德，樂莊嚴道場，樂聞深法不畏，樂三脫門不樂非時，樂近同學，樂於非同學中心無恚礙，樂將護惡知識，樂親近善知識，樂心喜清淨，樂修無量道品之法，是為菩薩法樂。』於是波旬告諸女言：『我欲與汝俱還天宮。』諸女言：『以我等與此居士，有法樂，我等甚樂，不復樂五欲樂也。』魔王言：『居士！可捨此女；一切所有施於彼者，是為菩薩。』維摩詰言：『我已捨矣，汝便將去，令一切眾生【得法願】具足。』於是諸女問維摩詰：『我等云何止於魔宮？』維摩詰言：『諸姊！有法門，名無盡燈，汝等當學。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如是！諸姊！夫一菩薩開導百千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減盡，隨所說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無盡燈也。汝等雖住魔宮，以是無盡燈，令無數天子天女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為報佛恩，亦大饒益一切眾生。』爾時天女頭面禮維摩詰足，隨魔還宮，忽然不現。世尊！維摩詰有如是自在神力、智慧辯才，故我不任詣彼問疾。』

佛告長者子善德：「汝行詣維摩詰問疾。」善德白佛言：「世尊！我不

堪任詣彼問疾。所以者何？憶念我昔自於父舍設大施會，供養一切沙門、婆羅門及諸外道、貧窮、下賤、孤獨、乞人，期滿七日。時維摩詰來入會中，謂我言：『長者子！夫大施會，不當如汝所設，當爲法施之會，何用是財施會爲？』我言：『居士！何謂法施之會？』答曰：『法施會者，無前無後、一時供養一切眾生，是名法施之會。』曰：『何謂也？』『謂以菩提起於慈心，以救眾生起大悲心，以持正法起於喜心，以攝智慧行於捨心，以攝慳貪起檀波羅蜜，以化犯戒起尸羅波羅蜜，以無我法起羸提波羅蜜，以離身心相起毘梨耶波羅蜜，以菩提相起禪波羅蜜，以一切智起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而起於空，不捨有爲法而起無相，示現受生而起無作，護持正法起方便力，以度眾生起四攝法，以敬事一切起除慢法，於身命財起三堅法，於六念中起思念法，於六和敬起質直心，正行善法起於淨命，心淨歡喜起近賢聖，不憎惡人起調伏心，以出家法起於深心，以如說行起於多聞，以無諍法起空閑處，趣向佛慧起於宴坐，解眾生縛起修行地，以具相好及淨佛土起福德業，知一切眾身心念如應說法起於智業，知一切法不取不捨、入一相門起於慧業，斷一切煩惱一切障礙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業，以得

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於一切助佛道法；如是！善男子！是爲法施之會。若菩薩住是法施會者，爲大施主，亦爲一切世間福田。』世尊！維摩詰說是法時，婆羅門眾中二百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時心得清淨、歎未曾有，稽首禮維摩詰足，即解瓔珞價直百千而以上之，彼不肯受；我言：『居士！願必納受，隨意所與。』維摩詰乃受瓔珞，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此會中一最下乞人，持一分奉彼難勝如來；一切眾會皆見光明國土難勝如來，又見珠瓔在彼佛上變成四柱寶臺、四面嚴飾不相障礙。時維摩詰現神變已，又作是言：『若施主等心施一最下乞人，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是則名曰具足法施。』城中一最下乞人見是神力、聞其所說，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故我不任詣彼問疾。』如是諸菩薩各各向佛說其本緣，稱述維摩詰所言，皆曰不任詣彼問疾。（維摩詰經

卷上竟）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中

文殊師利問疾品 第五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汝行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彼上人者難爲訓對，深達實相、善說法要，辯才無滯、智慧無礙，一切菩薩法式悉知，諸佛祕藏無不得入，降伏眾魔、遊戲神通，其慧方便皆已得度。雖然，當承佛聖旨，詣彼問疾。」於是眾中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咸作是念：「今一大士文殊師利、維摩詰共談，必說妙法。」即時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百千天人皆欲隨從。於是文殊師利與諸菩薩大弟子眾及諸天人，恭敬圍繞入毘耶離大城。

爾時長者維摩詰心念：「今文殊師利與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所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臥。文殊師利既入其舍，見其室空、無諸所有，獨寢一床。時維摩詰言：「善來！文殊師利！不來相而來，不見相而見。」文殊師利言：「如是！居士！若來已，更不來；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來者無所從來，去者無所至，所可見者更不可見。且置是事，

居士！是疾寧可忍不？療治有損、不至增乎？世尊慙歎致問無量。居士！是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維摩詰言：「從癡有愛，則我病生；以一切眾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眾生病滅，則我病滅。所以者何？菩薩爲眾生，故入生死，有生死則有病；若眾生得離病者，則菩薩無復病。譬如長者唯有一子，其子得病，父母亦病；若子病愈，父母亦愈。菩薩如是，於諸眾生愛之若子，眾生病則菩薩病，眾生病愈菩薩亦愈。」又言：「是病何所因起？菩薩病者以大悲起。」

文殊師利言：「居士！此室何以空無侍者？」維摩詰言：「諸佛國土亦復皆空。」又問：「以何爲空？」答曰：「以空故空。」又問：「空何用空？」答曰：「以無分別空故空。」又問：「空可分別耶？」答曰：「分別亦空。」又問：「空當於何求？」答曰：「當於六十二見中求。」又問：「六十二見當於何求？」答曰：「當於諸佛解脫中求。」又問：「諸佛解脫當於何求？」答曰：「當於一切眾生心行中求。又仁所問『何無侍者？』一切眾魔及諸外道皆吾侍也！所以者何？眾魔者樂生死，菩薩於生死而不捨；外道者樂諸見，菩薩於諸見而不動。」

文殊師利言：「居士所疾，爲何等相？」維摩詰言：「我病無形，不可見。」又問：「此病身合耶？心合耶？」答曰：「非身合，身相離故；亦非心合，心如幻故。」又問：「地大、水大、火大、風大，於此四大，何大之病？」答曰：「是病非地大、亦不離地大；水火風大，亦復如是。而眾生病從四大起，以其有病是故我病。」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應云何慰喻有疾菩薩？」維摩詰言：「說身無常，不說厭離於身；說身有苦，不說樂於涅槃；說身無我，而說教導眾生；說身空寂，不說畢竟寂滅；說悔先罪，而不說入於過去；以己之疾愍於彼疾，當識宿世無數劫苦，當念饒益一切眾生；憶所修福，念於淨命；勿生憂惱常起精進，當作醫王療治眾病。菩薩應如是慰喻有疾菩薩令其歡喜。」

文殊師利言：「居士！有疾菩薩云何調伏其心？」維摩詰言：「有疾菩薩應作是念：『今我此病皆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無有實法，誰受病者？』所以者何？四大合故假名爲身，四大無主，身亦無我。又此病起，皆由著我，是故於我不應生著。既知病本，即除我想及眾生想；當起法想，應作

是念：『但以眾法合成此身，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此法者各不相知，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彼有疾菩薩爲滅法想，當作是念：『此法想者亦是顛倒，顛倒者是即大患，我應離之。』云何爲離？離我、我所；云何離我、我所？謂離二法；云何離二法？謂不念內外諸法，行於平等；云何平等？謂我等、涅槃等；所以者何？我及涅槃，此二皆空；以何爲空？但以名字故空。如此二法無決定性，得是平等，無有餘病；唯有空病，空病亦空。是有疾菩薩以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亦不滅受而取證也。設身有苦，念惡趣眾生，起大悲心：『我既調伏，亦當調伏一切眾生；但除其病而不除法，爲斷病本而教導之。』何謂病本？謂有攀緣，從有攀緣則爲病本。何所攀緣？謂之三界。云何斷攀緣？以無所得，若無所得則無攀緣。何謂無所得？謂離二見。何謂二見？謂內見、外見，是無所得。文殊師利！是爲有疾菩薩調伏其心，爲斷老病死苦。是菩薩菩提若不如是，已所修治爲無慧利。譬如勝怨乃可爲勇，如是兼除老病死者，菩薩之謂也。彼有疾菩薩應復作是念：『如我此病非真非有，眾生病亦非真非有。』作是觀時，於諸眾生若起愛見大悲，即應捨離；所以者何？菩薩斷除客塵煩惱而起大悲；愛見悲

者，則於生死有疲厭心；若能離此無有疲厭，在在所生不爲愛見之所覆也。所生無縛，能爲眾生說法解縛；如佛所說：『若自有縛，能解彼縛，無有是處；若自無縛，能解彼縛，斯有是處。』是故菩薩不應起縛。何謂縛？何謂解？貪著禪味是菩薩縛，以方便生是菩薩解。」

「又：無方便慧一縛，有方便慧一解；無慧方便一縛，有慧方便一解。何謂無方便慧縛？謂菩薩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而自調伏，是名無方便慧縛。何謂有方便慧解？謂不以愛見心莊嚴佛土成就眾生，於空、無相、無作法中，以自調伏而不疲厭，是名有方便慧解。何謂無慧方便縛？謂菩薩住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是名無慧方便縛。何謂有慧方便解？謂離諸貪欲、瞋恚、邪見等諸煩惱而植眾德本，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有慧方便解。文殊師利！彼有疾菩薩應如是觀諸法。又復觀身無常、苦、空、非我，是名爲慧；雖身有疾、常在生死，饒益一切而不厭倦，是名方便。又復觀身：身不離病，病不離身，是病是身非新非故，是名爲慧；設身有疾而不永滅，是名方便。文殊師利！有疾菩薩應如是調伏其心，不住其中；亦復不住不調伏心，所以者何？若住不

調伏心，是愚人法；若住調伏心，是聲聞法；是故菩薩不當住於調伏、不調伏心，離此二法是菩薩行。」

「在於生死，不為汚行；住於涅槃，不永滅度，是菩薩行。非凡夫行，非賢聖行，是菩薩行。非垢行，非淨行，是菩薩行。雖過魔行而現降伏眾魔，是菩薩行。雖求一切智，無非時求，是菩薩行。雖觀諸法不生，而不入正位，是菩薩行。雖觀十二緣起，而入諸邪見，是菩薩行。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是菩薩行。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是菩薩行。雖行三界，而不壞法性，是菩薩行。雖行於空，而植眾德本，是菩薩行。雖行無相，而度眾生，是菩薩行。雖行無作，而現受身，是菩薩行。雖行無起，而起一切善行，是菩薩行。雖行六波羅蜜，而遍知眾生心、心數法，是菩薩行。雖行六通，而不盡漏，是菩薩行。雖行四無量心，而不貪著生於梵世，是菩薩行。雖行禪定、解脫三昧，而不隨禪生，是菩薩行。雖行四念處，而不永離身受心法，是菩薩行。雖行四正勤，而不捨身心精進，是菩薩行。雖行四如意足，而得自在神通，是菩薩行。雖行五根，而分別眾生諸根利鈍，是菩薩行。雖行五力，而樂求佛十力，是菩薩行。雖行七覺分，而分別佛之智慧，是菩薩

行。雖行八正道，而樂行無量佛道，是菩薩行。雖行止觀助道之法，而不畢竟墮於寂滅，是菩薩行。雖行諸法不生不滅，而以相好莊嚴其身，是菩薩行。雖現聲聞辟支佛威儀，而不捨佛法，是菩薩行。雖隨諸法究竟淨相，而隨所應爲現其身，是菩薩行。雖觀諸佛國土永寂如空，而現種種清淨佛土，是菩薩行。雖得佛道、轉于法輪、入於涅槃，而不捨於菩薩之道，是菩薩行。」說是語時，文殊師利所將大眾，其中八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維摩詰所說經 不思議品 第六

爾時舍利弗見此室中無有床座，作是念：「斯諸菩薩、大弟子眾，當於何坐？」長者維摩詰知其意，語舍利弗言：「云何仁者爲法來耶？求床座耶？」舍利弗言：「我爲法來，非爲床座。」維摩詰言：「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貪軀命，何況床座？夫求法者非有色受想行識之求，非有界入之求，非有欲、色、無色之求。唯！舍利弗！夫求法者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眾求。夫求法者無見苦求、無斷集求、無造盡證修道之求，所以者何？法無戲論；若言我當見苦、斷集、證滅、修道，是則戲論，非求法也！唯！舍利弗！法名寂滅，若行生滅，是求生滅，非求法也！法名無染，若染於法乃至涅槃，是則染著，非求法也！法無行處，若行於法，是則行處，非求法也！法無取捨，若取捨法，是則取捨，非求法也！法無處所，若著處所，是則著處，非求法也！法無名相，若隨相識，是則求相，非求法也！法不可住，若住於法，是則住法，非求法也！法不可見聞覺知，若行見聞覺知，是則見聞覺知，非求法也！法名無爲，若行有爲，是求有爲，非求法也！是故，

舍利弗！若求法者，於一切法應無所求。」說是語時，五百天子於諸法中得法眼淨。

爾時長者維摩詰問文殊師利言：「仁者遊於無量千萬億阿僧祇國，何等佛土有好上妙功德成就師子之座？」文殊師利言：「居士！東方度三十六恒河沙國，有世界名須彌相，其佛號須彌燈王，今現在。彼佛身長八萬四千由旬，其師子座高八萬四千由旬，嚴飾第一。」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力，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座，高廣嚴淨，來入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城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迮，悉見如故。爾時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就師子座！與諸菩薩上人俱坐，當自立身如彼座像。」其得神通菩薩即自變形爲四萬二千由旬，坐師子座；諸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皆不能昇。

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就師子座！」舍利弗言：「居士！此座高廣，吾不能昇。」維摩詰言：「唯！舍利弗！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乃可得坐。」於是新發意菩薩及大弟子，即爲須彌燈王如來作禮，便得坐師子座。舍利

弗言：「居士！未曾有也！如是小室乃容受此高廣之座，於毘耶離城無所妨礙；又於閻浮提聚落、城邑及四天下諸天、龍王、鬼神宮殿，亦不迫迮。」維摩詰言：「唯！舍利弗！諸佛菩薩有解脫，名不可思議；若菩薩住是解脫者，以須彌之高廣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己之所入，唯應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鱉龜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眾生亦無所燒。」

「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輪，著右掌中，擲過恒河沙世界之外，其中眾生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又復還置本處，都不使人有往來想，而此世界本相如故。又舍利弗！或有眾生樂久住世而可度者，菩薩即演七日以爲一劫，令彼眾生謂之一劫；或有眾生不樂久住而可度者，菩薩即促一劫以爲七日，令彼眾生謂之七日。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一切佛土嚴飾之事，集在一國示於眾生。又菩薩以一佛土眾生置之右掌，飛到十方遍示一切而不動本處。又舍利弗！十方眾生供養諸佛之具，菩薩於一毛孔皆令得見；又十方國土所有日月星宿，

於菩薩一毛孔普使見之。又舍利弗！十方世界所有諸風，菩薩悉能吸著口中而身無損，外諸樹木亦不摧折；又十方世界劫盡燒時，以一切火內於腹中，火事如故而不爲害；又於下方過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取一佛土，舉著上方過恒河沙無數世界，如持鍼鋒舉一棗葉而無所燒。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能以神通現作佛身，或現辟支佛身，或現聲聞身，或現帝釋身，或現梵王身，或現世主身，或現轉輪王身。又十方世界所有眾聲，上中下音皆能變之令作佛聲，演出無常、苦、空、無我之音及十方諸佛所說種種之法，皆於其中普令得聞。舍利弗！我今略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之力，若廣說者窮劫不盡。」

是時大迦葉聞說菩薩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歎未曾有，謂舍利弗：「譬如有人於盲者前現眾色像，非彼所見；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不能解了爲若此也；智者聞是，其誰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我等何爲永絕其根於此大乘、已如敗種？一切聲聞、聞是不可思議解脫法門，皆應號泣，聲震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菩薩應大欣慶，頂受此法；若有菩薩信解不可思議解脫法門者，一切魔眾無如之何。」大迦葉說是語時，三萬二

千天子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

爾時維摩詰語大迦葉：「仁者！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故，教化眾生、現作魔王。又迦葉！十方無量菩薩，或有人從乞手足耳鼻頭目髓腦血肉皮骨、聚落城邑、妻子奴婢、象馬車乘、金銀琉璃砮磈瑪瑙珊瑚琥珀真珠珂貝、衣服飲食，如此乞者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以方便力而往試之，令其堅固。所以者何？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有威德力故、現行逼迫，示諸眾生如是難事；凡夫下劣無有力勢，不能如是逼迫菩薩，譬如龍象蹴踏非驢所堪，是名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智慧方便之門。」

維摩詰所說經 觀眾生品 第七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觀於眾生？」維摩詰言：「譬如幻師見所幻人，菩薩觀眾生爲若此。如智者見水中月，如鏡中見其面像，如熱時焰，如呼聲響，如空中雲，如水聚沫，如水上泡，如芭蕉堅，如電久住，如第五大，如第六陰，如第七情，如十三入，如十九界，菩薩觀眾生爲若此；如無色界色，如焦穀芽，如須陀洹身見，如阿那含入胎，如阿羅漢三毒，如得忍菩薩貪恚毀禁，如佛煩惱習，如盲者見色，如入滅盡定出入息，如空中鳥跡，如石女兒，如化人起煩惱，如夢所見已寤，如滅度者受身，如無煙之火，菩薩觀眾生爲若此。」

文殊師利言：「若菩薩作是觀者，云何行慈？」維摩詰言：「菩薩作是觀已，自念『我當爲眾生說如斯法』，是即真實慈也。行寂滅慈，無所生故；行不熱慈，無煩惱故；行等之慈，等三世故；行無諍慈，無所起故；行不二慈，內外不合故；行不壞慈，畢竟盡故；行堅固慈，心無毀故；行清淨慈，諸法性淨故；行無邊慈，如虛空故；行阿羅漢慈，破結賊故；行菩薩

慈，安眾生故；行如來慈，得如相故；行佛之慈，覺眾生故；行自然慈，無因得故；行菩提慈，等一味故；行無等慈，斷諸愛故；行大悲慈，導以大乘故；行無厭慈，觀空無我故；行法施慈，無遺惜故；行持戒慈，化毀禁故；行忍辱慈，護彼我故；行精進慈，荷負眾生故；行禪定慈，不受味故；行智慧慈，無不知時故；行方便慈，一切示現故；行無隱慈，直心清淨故；行深心慈，無雜行故；行無誑慈，不虛假故；行安樂慈，令得佛樂故；菩薩之慈爲若此也。」

文殊師利又問：「何謂爲悲？」答曰：「菩薩所作功德，皆與一切眾生共之。」「何謂爲喜？」答曰：「有所饒益，歡喜無悔。」「何謂爲捨？」答曰：「所作福祐，無所悵望。」

文殊師利又問：「生死有畏菩薩，當何所依？」維摩詰言：「菩薩於生死畏中，當依如來功德之力。」文殊師利又問：「菩薩欲依如來功德之力，當於何住？」答曰：「菩薩欲依如來功德力者，當住度脫一切眾生。」又問：「欲度眾生，當何所除？」答曰：「欲度眾生，除其煩惱。」又問：「欲除煩惱，當何所行？」答曰：「當行正念。」又問：「云何行於正念？」答曰：

「當行不生不滅。」又問：「何法不生？何法不滅？」答曰：「不善不生，善法不滅。」又問：「善、不善，孰爲本？」答曰：「身爲本。」又問：「身孰爲本？」答曰：「欲貪爲本。」又問：「欲貪孰爲本？」答曰：「虛妄分別爲本。」又問：「虛妄分別孰爲本？」答曰：「顛倒想爲本。」又問：「顛倒想孰爲本？」答曰：「無住爲本。」又問：「無住孰爲本？」答曰：「無住則無本。文殊師利！從無住本，立一切法。」

時維摩詰室有一天女，見諸大人、聞所說法，便現其身，即以天華散諸菩薩、大弟子上；華至諸菩薩即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一切弟子神力去華，不能令去。爾時天問舍利弗：「何故去華？」答曰：「此華不如法，是以去之。」天曰：「勿謂此華爲不如法。所以者何？是華無所分別，仁者自生分別想耳。若於佛法出家，有所分別，爲不如法；若無所分別，是則如法；觀諸菩薩華不著者，已斷一切分別想故。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如是弟子畏生死故，色聲香味觸得其便也；已離畏者，一切五欲無能爲也。結習未盡，華著身耳；結習盡者，華不著也。」

舍利弗言：「天止此室，其已久如？」答曰：「我止此室，如耆年解脫。」

舍利弗言：「止此久耶？」天曰：「耆年解脫亦何如久？」舍利弗默然不答。天曰：「如何耆舊、大智而默？」答曰：「解脫者無所言說故，吾於是不知所云。」天曰：「言說文字皆解脫相，所以者何？解脫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舍利弗！無離文字說解脫也！所以者何？一切諸法是解脫相。」舍利弗言：「不復以離姪怒癡爲解脫乎？」天曰：「佛爲增上慢人，說離姪怒癡爲解脫耳；若無增上慢者，佛說姪怒癡性即是解脫。」舍利弗言：「善哉！善哉！天女！汝何所得，以何爲證，辯乃如是？」天曰：「我無得無證，故辯如是。所以者何？若有得有證者，則於佛法為增上慢。」

舍利弗問天：「汝於三乘爲何志求？」天曰：「以聲聞法化眾生故，我爲聲聞；以因緣法化眾生故，我爲辟支佛；以大悲法化眾生故，我爲大乘。舍利弗！如人入瞻蔔林，唯嗅瞻蔔，不嗅餘香；如是，若入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樂聞聲聞、辟支佛功德香也。舍利弗！其有釋、梵、四天王、諸天、龍、鬼神等入此室者，聞斯上人講說正法，皆樂佛功德之香，發心而出。舍利弗！吾止此室十有二年，初不聞說聲聞、辟支佛法，但聞菩薩

大慈大悲不可思議諸佛之法。」

「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何等爲八？此室常以金色光照，晝夜無異，不以日月所照爲明，是爲一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入者，不爲諸垢之所惱也，是爲二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有釋、梵、四天王、他方菩薩來會不絕，是爲三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說六波羅蜜不退轉法，是爲四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常作天人第一之樂，絃出無量法化之聲，是爲五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有四大藏，眾寶積滿，調窮濟乏，求得無盡，是爲六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釋迦牟尼佛、阿彌陀佛、阿閼佛、寶德、寶炎、寶月、寶嚴、難勝、師子響、一切利成……如是等十方無量諸佛，是上人念時，即皆爲來，廣說諸佛秘要法藏，說已還去，是爲七未曾有難得之法；此室，一切諸天嚴飾宮殿、諸佛淨土皆於中現，是爲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舍利弗！此室常現八未曾有難得之法，誰有見斯不思議事而復樂於聲聞法乎？」

舍利弗言：「汝何以不轉女身？」天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譬如幻師化作幻女，若有人問：『何以不轉女身？』是

人爲正問不？」舍利弗言：「不也！幻無定相，當何所轉？」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有定相，云何乃問不轉女身？」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天自化身如舍利弗而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何轉？而變爲女身。」天曰：「舍利弗！若能轉此女身，則一切女人亦當能轉；如舍利弗非女而現女身，一切女人亦復如是，雖現女身而非女也，是故佛說一切諸法非男非女。」即時天女還攝神力，舍利弗身還復如故。天問舍利弗：「女身色相今何在？」舍利弗言：「女身色相，無在、無不在。」天曰：「一切諸法亦復如是，無在、無不在。夫無在、無不在者，佛所說也。」

舍利弗問天：「汝於此沒，當生何所？」天曰：「佛化所生，吾如彼生。」曰：「佛化所生，非沒生也。」天曰：「眾生猶然，無沒生也。」舍利弗問天：「汝久如當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天曰：「如舍利弗還爲凡夫，我乃當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舍利弗言：「我作凡夫，無有是處。」天曰：「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無是處。所以者何？菩提無住處，是故無有得者。」舍利弗言：「今諸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得、當得，如恒

河沙，皆謂何乎？」天曰：「皆以世俗文字數故，說有三世，非謂菩提有去來今。」天曰：「舍利弗！汝得阿羅漢道耶？」曰：「無所得故而得。」天曰：「諸佛菩薩亦復如是，無所得故而得。」爾時維摩詰語舍利弗：「是天下女已曾供養九十二億諸佛，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住不退轉。以本願故隨意能現，教化眾生。」

維摩詰所說經 佛道品 第八

爾時文殊師利問維摩詰言：「菩薩云何通達佛道？」維摩詰言：「若菩薩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又問：「云何菩薩行於非道？」答曰：「若菩薩行五無間而無惱恚，至于地獄無諸罪垢，至于畜生無有無明憍慢等過，至于餓鬼而具足功德，行色、無色界道不以爲勝；示行貪欲，離諸染著；示行瞋恚，於諸眾生無有恚闕；示行愚癡而以智慧調伏其心，示行慳貪而捨內外所有、不惜身命；示行毀禁而安住淨戒，乃至小罪猶懷大懼；示行瞋恚而常慈忍，示行懈怠而勤修功德，示行亂意而常念定，示行愚癡而通達世間出世間慧，示行諂僞而善方便隨諸經義，示行憍慢而於眾生猶如橋梁，示行諸煩惱而心常清淨，示入於魔而順佛智慧、不隨他教，示入聲聞而爲眾生說未聞法，示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眾生，示入貧窮而有寶手功德無盡，示入形殘而具諸相好以自莊嚴，示入下賤而生佛種姓中、具諸功德；示入羸劣醜陋而得那羅延身，一切眾生之所樂見；示入老病而永斷病根超越死畏，示有資生而恒觀無常、實無所貪，示有妻妾姪女而常樂

遠離五欲淤泥，現於訥鈍而成就辯才總持無失，示入邪濟而以正濟度諸眾生，現遍入諸道而斷其因緣，現於涅槃而不斷生死。文殊師利！菩薩能如是行於非道，是爲通達佛道。」

於是維摩詰問文殊師利：「何等爲如來種？」文殊師利言：「有身爲種，『無明、有愛』爲種，貪恚癡爲種，四顛倒爲種，五蓋爲種，六入爲種，七識處爲種，八邪法爲種，九惱處爲種，十不善道爲種；以要言之，六十二見及一切煩惱皆是佛種。」曰：「何謂也？」答曰：「若見無爲入正位者，不能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譬如高原陸地不生蓮華，卑濕淤泥乃生此華。如是，見無爲法入正位者，終不復能生於佛法，煩惱泥中乃有眾生起佛法耳；又如植種於空，終不得生，糞壤之地乃能滋茂。如是，入無爲正位者不生佛法；起於我見如須彌山，猶能發于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生佛法矣，是故當知：『一切煩惱爲如來種。譬如不下巨海，不能得無價寶珠；如是，不入煩惱大海，則不能得一切智寶。』」

爾時大迦葉歎言：「善哉！善哉！文殊師利！快說此語。誠如所言：『塵勞之疇爲如來種。』我等今者不復堪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乃至五

無間罪猶能發意、生於佛法，而今我等永不能發；譬如根敗之士，其於五欲不能復利；如是聲聞諸結斷者，於佛法中無所復益，永不志願。是故，文殊師利！凡夫於佛法有反復，而聲聞無也，所以者何？凡夫聞佛法，能起無上道心，不斷三寶；正使聲聞終身聞佛法力、無畏等，永不能發無上道意。」

爾時會中有菩薩名普現色身，問維摩詰言：「居士！父母妻子、親戚眷屬、吏民知識悉爲是誰？奴婢僮僕、象馬車乘皆何所在？」於是維摩詰以偈答曰：

智度菩薩母	方便以爲父	一切眾導師	無不由是生
法喜以爲妻	慈悲心爲女	善心誠實男	畢竟空寂舍
弟子眾塵勞	隨意之所轉	道品善知識	由是成正覺
諸度法等侶	四攝爲伎女	歌詠誦法言	以此爲音樂
總持之園苑	無漏法林樹	覺意淨妙華	解脫智慧果
八解之浴池	定水湛然滿	布以七淨華	浴此無垢人
象馬五通馳	大乘以爲車	調御以一心	遊於八正路

相具以嚴容	眾好飾其姿	慚愧之上服	深心爲華鬢
富有七財寶	教授以滋息	如所說修行	迴向爲大利
四禪爲床座	從於淨命生	多聞增智慧	以爲自覺音
甘露法之食	解脫味爲漿	淨心以澡浴	戒品爲塗香
摧滅煩惱賊	勇健無能踰	降伏四種魔	勝幡建道場
雖知無起滅	示彼故有生	悉現諸國土	如日無不見
供養於十方	無量億如來	諸佛及己身	無有分別想
雖知諸佛國	及與眾生空	而常修淨土	教化於群生
諸有眾生類	形聲及威儀	無畏力菩薩	一時能盡現
覺知眾魔事	而示隨其行	以善方便智	隨意皆能現
或示老病死	成就諸群生	了知如幻化	通達無有礙
或現劫盡燒	天地皆洞然	眾生有常想	照令知無常
無數億眾生	俱來請菩薩	一時到其舍	化令向佛道
經書禁咒術	工巧諸伎藝	盡現行此事	饒益諸群生
世間眾道法	悉於中出家	因以解人惑	而不墮邪見

或作日月天	梵王世界主	或時作地水	或復作風火
劫中有疾疫	現作諸藥草	若有服之者	除病消眾毒
劫中有飢饉	現身作飲食	先救彼飢渴	卻以法語人
劫中有刀兵	爲之起慈心	化彼諸眾生	令住無諍地
若有大戰陣	立之以等力	菩薩現威勢	降伏使和安
一切國土中	諸有地獄處	輒往到于彼	勉濟其苦惱
一切國土中	畜生相食噉	皆現生於彼	爲之作利益
示受於五欲	亦復現行禪	令魔心憤亂	不能得其便
火中生蓮華	是可謂希有	在欲而行禪	希有亦如是
或現作姪女	引諸好色者	先以欲鉤牽	後令入佛道
或爲邑中主	或作商人導	國師及大臣	以祐利眾生
諸有貧窮者	現作無盡藏	因以勸導之	令發菩提心
我心憍慢者	爲現大力士	消伏諸貢高	令住無上道
其有恐懼眾	居前而慰安	先施以無畏	後令發道心
或現離姪欲	爲五通仙人	開導諸群生	令住戒忍慈

見須供事者 現爲作僮僕 既悅可其意 乃發以道心  
隨彼之所須 得入於佛道 以善方便力 皆能給足之  
如是道無量 所行無有涯 智慧無邊際 度脫無數眾  
假令一切佛 於無量億劫 讚歎其功德 猶尙不能盡  
誰聞如是法 不發菩提心 除彼不肖人 癡冥無智者

維摩詰所說經 入不二法門品 第九

爾時維摩詰謂眾菩薩言：「諸仁者！云何菩薩入不二法門？各隨所樂說之。」會中有菩薩名法自在，說言：「諸仁者！生滅爲二。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得此無生法忍，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守菩薩曰：「我、我所爲二。因有我故便有所，若無有我，則無我所。是爲入不二法門。」

不眴菩薩曰：「受、不受爲二。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無取、無捨、無作、無行。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頂菩薩曰：「垢、淨爲二。見垢實性，則無淨相，順於滅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宿菩薩曰：「是動、是念爲二。不動則無念，無念則無分別；通達此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眼菩薩曰：「一相、無相爲二。若知一相即是無相，亦不取無相，入於平等。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臂菩薩曰：「菩薩心、聲聞心爲二。觀心相空、如幻化者，無菩薩心、無聲聞心。是爲入不二法門。」

弗沙菩薩曰：「善、不善爲二。若不起善不善，入無相際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子菩薩曰：「罪、福爲二。若達罪性，則與福無異，以金剛慧決了此相，無縛無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師子意菩薩曰：「有漏、無漏爲二。若得諸法等，則不起漏、不漏想，不著於相，亦不住無相。是爲入不二法門。」

淨解菩薩曰：「有爲、無爲爲二。若離一切數，則心如虛空，以清淨慧無所礙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那羅延菩薩曰：「世間、出世間爲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間，於其中不入、不出、不溢、不散。是爲入不二法門。」

善意菩薩曰：「生死、涅槃爲二。若見生死性，則無生死，無縛無解、不生不滅。如是解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現見菩薩曰：「盡、不盡爲二。法若究竟盡、若不盡，皆是無盡相；無

盡相即是空，空則無有盡、不盡相。如是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普守菩薩曰：「我、無我爲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我實性者，不復起二。是爲入不二法門。」

電天菩薩曰：「明、無明爲二。無明實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離一切數；於其中平等無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爲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爲二，識即是空，非『識滅』空，識性自空；於其中而通達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明相菩薩曰：「四種異、空種異，爲二；四種性即是空種性，如前際後際空，故中際亦空，若能如是知『諸種』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妙意菩薩曰：「眼、色爲二；若知眼性，於色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如是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爲二；若知意性，於法不貪、不恚、不癡，是名寂滅。安住其中，是爲入不二法門。」

無盡意菩薩曰：「布施、迴向一切智，爲二；布施性即是迴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迴向一切智爲二，智慧性即是迴向

一切智性；於其中入一相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深慧菩薩曰：「是空、是無相、是無作爲二；空即無相，無相即無作；若空無相無作，則無心意識；於一解脫門，即是三解脫門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寂根菩薩曰：「佛、法、衆爲二；佛即是法，法即是衆，是三寶皆無爲相，與虛空等；一切法亦爾。能隨此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心無礙菩薩曰：「身、身滅爲二；身即是身滅，所以者何？見身實相者，不起見身及見滅身，身與滅身無二無分別；於其中不驚不懼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上善菩薩曰：「身、口、意善爲二；是三業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口無作相，口無作相、即意無作相；是三業無作相，即一切法無作相。能如是隨無作慧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福田菩薩曰：「福行、罪行、不動行爲二；三行實性即是空，空則無福行、無罪行、無不動行。於此三行而不起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華嚴菩薩曰：「從我起二，爲二；見我實相者，不起二法；若不住二法

則無有識，無所識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德藏菩薩曰：「有所得相爲二；若無所得則無取捨，無取捨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月上菩薩曰：「闇與明爲二；無闇無明即無有二，所以者何？如入滅受想定，無闇無明，一切法相亦復如是；於其中平等入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寶印手菩薩曰：「樂涅槃、不樂世間爲二；若不樂涅槃、不厭世間，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有縛則有解，若本無縛，其誰求解？無縛無解則無樂厭，是爲入不二法門。」

珠頂王菩薩曰：「正道、邪道爲二。住正道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離此二者，是爲入不二法門。」

樂實菩薩曰：「實、不實爲二。實見者尚不見實，何況非實？所以者何？非肉眼所見，慧眼乃能見；而此慧眼，無見無不見，是爲入不二法門。」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已，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已，仁者當說：何等是

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

文殊師利歎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於此眾中五千菩薩，皆入不二法門，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 卷下

香積佛品 第十

於是舍利弗心念：「日時欲至，此諸菩薩當於何食？」時維摩詰知其意而語言：「佛說八解脫，仁者受行，豈雜欲食而聞法乎？若欲食者，且待須臾，當令汝得未曾有食。」時維摩詰即入三昧，以神通力示諸大眾：上方界分過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今現在；其國香氣，比於十方諸佛世界人天之香，最爲第一；彼土無有聲聞、辟支佛名，唯有清淨大菩薩眾，佛爲說法。其界一切皆以香作樓閣，經行香地，苑園皆香。其食香氣周流十方無量世界，時彼佛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有諸天子皆號香嚴，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供養彼佛及諸菩薩；此諸大眾莫不目見，時維摩詰問眾菩薩言：「諸仁者！誰能致彼佛飯？」以文殊師利威神力故咸皆默然，維摩詰言：「仁！此大眾，無乃可恥？」文殊師利曰：「如佛所言，勿輕未學。」

於是維摩詰不起于座，居眾會前化作菩薩，相好光明、威德殊勝蔽於

眾會；而告之曰：「汝往上方界分，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國名眾香，佛號香積，與諸菩薩方共坐食。汝往到彼，如我辭曰：『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當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令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

時化菩薩即於會前昇于上方，舉眾皆見其去到眾香界、禮彼佛足。又聞其言：「維摩詰稽首世尊足下，致敬無量，問訊起居、少病少惱、氣力安不？願得世尊所食之餘，欲於娑婆世界施作佛事，使此樂小法者得弘大道，亦使如來名聲普聞。」彼諸大士見化菩薩，歎未曾有：「今此人從何所來？娑婆世界爲在何許？云何名爲樂小法者？」即以問佛，佛告之曰：「下方度如四十二恒河沙佛土，有世界名娑婆，佛號釋迦牟尼，今現在；於五濁惡世，爲樂小法眾生敷演道、教。彼有菩薩名維摩詰，住不可思議解脫；爲諸菩薩說法，故遣化來，稱揚我名、并讚此土，令彼菩薩增益功德。」彼菩薩言：「其人何如？乃作是化？德力無畏，神足若斯！」佛言：「甚大！一切十方皆遣化往，施作佛事，饒益眾生。」

於是香積如來以眾香鉢，盛滿香飯與化菩薩。時彼九百萬菩薩俱發聲

言：「我欲詣娑婆世界供養釋迦牟尼佛，并欲見維摩詰等諸菩薩眾。」佛言：「可往。攝汝身香，無令彼諸眾生起惑著心；又當捨汝本形，勿使彼國求菩薩者而自鄙恥。又汝於彼莫懷輕賤而作礙想，所以者何？十方國土皆如虛空。又諸佛為欲化諸樂小法者，不盡現其清淨土耳。」

時化菩薩既受鉢飯，與彼九百萬菩薩俱，承佛威神及維摩詰力，於彼世界忽然不現，須臾之間至維摩詰舍。時維摩詰即化作九百萬師子之座，嚴好如前，諸菩薩皆坐其上；是化菩薩以滿鉢香飯與維摩詰，飯香普熏毘耶離城及三千大千世界。時毘耶離婆羅門、居士等，聞是香氣、身意快然，歎未曾有；於是長者主月蓋，從八萬四千人來入維摩詰舍，見其室中菩薩甚多，諸師子座高廣嚴好；皆大歡喜，禮眾菩薩及大弟子，卻住一面。諸地神、虛空神及欲、色界諸天，聞此香氣亦皆來入維摩詰舍。

時維摩詰語舍利弗等諸大聲聞：「仁者！可食！如來甘露味飯大悲所熏，無以限意食之，使不消也。」有異聲聞念是飯少；而此大眾人人當食。」化菩薩曰：「勿以聲聞小德小智，稱量如來無量福慧。四海有竭，此飯無盡；使一切人食、搏若須彌，乃至一劫猶不能盡。所以者何？無盡戒、定、智

慧、解脫、解脫知見功德具足者，所食之餘終不可盡。」於是鉢飯悉飽眾會，猶故不竭；其諸菩薩、聲聞、天人，食此飯者身安快樂，譬如一切樂莊嚴國諸菩薩也；又諸毛孔皆出妙香，亦如眾香國土諸樹之香。

爾時維摩詰問眾香菩薩：「香積如來以何說法？」彼菩薩曰：「我土如來無文字說，但以眾香令諸天人得入律行；菩薩各各坐香樹下，聞斯妙香，即獲一切德藏三昧。得是三昧者，菩薩所有功德皆悉具足。」彼諸菩薩問維摩詰：「今世尊釋迦牟尼以何說法？」維摩詰言：「此土眾生剛強難化，故佛爲說剛強之語以調伏之：言『是地獄、是畜生、是餓鬼、是諸難處，是愚人生處。是身邪行，是身邪行報；是口邪行，是口邪行報；是意邪行，是意邪行報；是殺生，是殺生報；是不與取，是不與取報；是邪姪，是邪姪報；是妄語，是妄語報；是兩舌，是兩舌報；是惡口，是惡口報；是無義語，是無義語報；是貪嫉，是貪嫉報；是瞋惱，是瞋惱報；是邪見，是邪見報；是慳吝，是慳吝報；是毀戒，是毀戒報；是瞋恚，是瞋恚報；是懈怠，是懈怠報；是亂意，是亂意報；是愚癡，是愚癡報；是結戒，是持戒，是犯戒；是應作，是不應作；是障礙，是不障礙；是得罪，是離罪；

是淨，是垢；是有漏，是無漏；是邪道，是正道；是有爲，是無爲；是世間，是涅槃。』以難化之人，心如猿猴故；以若干種法制御其心，乃可調伏；譬如象馬狼狽不調，加諸楚毒乃至徹骨，然後調伏；如是剛強難化眾生，故以一切苦切之言，乃可入律。」

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土。」維摩詰言：「此土菩薩於諸眾生大悲堅固，誠如所言；然其一世饒益眾生，多於彼國百千劫行。所以者何？此娑婆世界有十事善法，諸餘淨土之所無有；何等爲十？以布施攝貧窮，以淨戒攝毀禁，以忍辱攝瞋恚，以精進攝懈怠，以禪定攝亂意，以智慧攝愚癡；說除難法度八難者，以大乘法度樂小乘者，以諸善根濟無德者，常以四攝成就眾生。是爲十。」

彼菩薩曰：「菩薩成就幾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維摩詰言：「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行無瘡疣、生于淨土。何等爲八？饒益眾生，而不望報；代一切眾生受諸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諸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不疑，不與聲聞而相違背；不嫉彼

供，不高己利，而於其中調伏其心；常省己過，不訟彼短；恒以一心，求諸功德。是爲八法。」維摩詰、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是法時，百千天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十千菩薩得無生法忍。

維摩詰所說經 菩薩行品 第十一

是時佛說法於菴羅樹園，其地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阿難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有此瑞應？是處忽然廣博嚴事，一切眾會皆作金色。」佛告阿難：「是維摩詰、文殊師利，與諸大眾恭敬圍繞，發意欲來，故先爲此瑞應。」於是維摩詰語文殊師利：「可共見佛，與諸菩薩禮事供養。文殊師利言：『善哉！行矣！今正是時。』」維摩詰即以神力，持諸大眾并師子座，置於右掌往詣佛所；到已著地，稽首佛足右遶七匝，一心合掌在一面立；其諸菩薩即皆避座，稽首佛足、亦繞七匝，於一面立。諸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亦皆避座稽首佛足，在一面立。

於是世尊如法慰問諸菩薩已，各令復坐，即皆受教；眾坐已定，佛語舍利弗：「汝見菩薩大士自在神力之所爲乎？」「唯然，已見。」於汝意云何？」「世尊！我睹其爲不可思議，非意所圖，非度所測。」

爾時阿難白佛言：「世尊！今所聞香，自昔未有，是爲何香？」佛告阿難：「是彼菩薩毛孔之香。」於是舍利弗語阿難言：「我等毛孔亦出是香。」

阿難言：「此所從來？」曰：「是長者維摩詰，從眾香國取佛餘飯；於舍食者，一切毛孔皆香若此。」阿難問維摩詰：「是香氣，住當久如？」維摩詰言：「至此飯消。」曰：「此飯久如當消？」曰：「此飯勢力至于七日，然後乃消。又：阿難！若聲聞人未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入正位然後乃消；已入正位食此飯者，得心解脫然後乃消。若未發大乘意，食此飯者，至發意乃消；已發意食此飯者，得無生忍然後乃消；已得無生忍，食此飯者，至一生補處然後乃消。譬如有藥名曰上味，其有服者，身諸毒滅，然後乃消；此飯如是滅除一切諸煩惱毒，然後乃消。」

阿難白佛言：「未曾有也！世尊！如此香飯能作佛事。」佛言：「如是！如是！阿難！或有佛土，以佛光明而作佛事；有以諸菩薩而作佛事，有以佛所化人而作佛事，有以菩提樹而作佛事，有以佛衣服臥具而作佛事，有以飯食而作佛事，有以園林臺觀而作佛事，有以三十二相、八十隨形好而作佛事，有以佛身而作佛事；有以虛空而作佛事，眾生應以此緣得入律行；有以夢幻、影響、鏡中像、水中月、熱時炎，如是等喻而作佛事；有以音聲、語言、文字而作佛事，或有清淨佛土寂寞無言、無說無示無識、無作

無爲而作佛事。如是，阿難！諸佛威儀進止、諸所施爲，無非佛事。阿難！有此四魔八萬四千諸煩惱門，而諸眾生爲之疲勞，諸佛即以此法而作佛事，是名入一切諸佛法門；菩薩入此門者，若見一切淨好佛土，不以爲喜、不貪不高；若見一切不淨佛土，不以爲憂、不礙不沒，但於諸佛生清淨心，歡喜恭敬未曾有也。諸佛如來功德平等，爲教化眾生故而現佛土不同。」

「阿難！汝見諸佛國土，地有若干，而虛空無若干也！如是，見諸佛色身有若干耳，其無礙慧無若干也。阿難！諸佛色身、威相種性、戒定智慧、解脫、解脫知見，力無所畏不共之法，大慈大悲、威儀所行及其壽命，說法教化成就眾生、淨佛國土，具諸佛法、悉皆同等，是故名爲三藐三佛陀，名爲多陀阿伽度，名爲佛陀。阿難！若我廣說此三句義，汝以劫壽不能盡受；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眾生，皆如阿難多聞第一、得念總持，此諸人等，以劫之壽亦不能受。如是！阿難！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有限量，智慧辯才不可思議。」

阿難白佛言：「我從今已往，不敢自謂以爲多聞。」佛告阿難：「勿起退意，所以者何？我說汝於聲聞中爲最多聞，非謂菩薩。且止！阿難！其

有智者不應限度諸菩薩也。一切海淵尚可測量，菩薩禪定、智慧、總持、辯才一切功德不可量也。阿難！汝等捨置菩薩所行，是維摩詰一時所現神通之力，一切聲聞、辟支佛，於百千劫，盡力變化所不能作。」

爾時眾香世界菩薩來者，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初見此土，生下劣想；今自悔責，捨離是心；所以者何？諸佛方便，不可思議；爲度眾生故，隨其所應、現佛國異。唯然！世尊！願賜少法，還於彼土、當念如來。」佛告諸菩薩：「有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何謂爲盡？謂有爲法；何謂無盡？謂無爲法；如菩薩者，不盡有爲、不住無爲。何謂不盡有爲？謂不離大慈，不捨大悲，深發一切智心而不忽忘，教化眾生終不厭倦，於四攝法常念順行，護持正法不惜軀命，種諸善根無有疲厭；志常安住，方便迴向，求法不懈，說法無吝；勤供諸佛，故入生死而無所畏，於諸榮辱心無憂喜，不輕未學、敬學如佛，墮煩惱者令發正念，於遠離樂不以爲貴，不著己樂慶於彼樂，在諸禪定如地獄想，於生死中如園觀想；見來求者爲善師想，捨諸所有、具一切智想；見毀戒人起救護想，諸波羅蜜爲父母想，道品之法爲眷屬想；發行善根無有齊限，以諸淨國嚴飾之事成已佛土；行

無限施，具足相好；除一切惡，淨身口意；生死無數劫，意而有勇；聞佛無量德，志而不倦；以智慧劍破煩惱賊，出陰界入，荷負眾生永使解脫；以大精進摧伏魔軍，常求無念實相智慧；行於世間法，少欲知足；於出世間求之無厭，而不捨世間法；不壞威儀而能隨俗，起神通慧引導眾生；得念總持所聞不忘，善別諸根斷眾生疑，以樂說辯演法無礙；淨十善道受天人福，修四無量開梵天道；勸請說法隨喜讚善，得佛音聲；身口意善得佛威儀，深修善法所行轉勝，以大乘教成菩薩僧；心無放逸不失眾善，行如此法，是名菩薩不盡有為。」

「何謂菩薩不住無為？謂修學空，不以空爲證；修學無相無作，不以無相無作爲證；修學無起，不以無起爲證；觀於無常而不厭善本，觀世間苦而不惡生死，觀於無我而誨人不倦，觀於寂滅而不永滅，觀於遠離而身心修善，觀無所歸而歸趣善法，觀於無生而以生法荷負一切，觀於無漏而不斷諸漏，觀無所行而以行法教化眾生，觀於空無而不捨大悲，觀正法位而不隨小乘；觀諸法虛妄無牢、無人無主無相，本願未滿而不虛福德、禪定、智慧；修如此法，是名菩薩不住無為。又：具福德故不住無爲，具智

慧故不盡有爲；大慈悲故不住無爲，滿本願故不盡有爲；集法藥故不住無爲，隨授藥故不盡有爲；知眾生病故不住無爲，滅眾生病故不盡有爲；諸正士菩薩以修此法，不盡有爲、不住無爲，是名盡、無盡解脫法門，汝等當學。」爾時彼諸菩薩聞說是法，皆大歡喜；以眾妙華：若干種色、若干種香，散遍三千大千世界，供養於佛及此經法并諸菩薩已，稽首佛足，歎未曾有，言「釋迦牟尼佛乃能於此善行方便。」言已忽然不現，還到彼國。

維摩詰所說經 見阿閼佛品 第十二

爾時世尊問維摩詰：「汝欲見如來，爲以何等、觀如來乎？」維摩詰言：「如自觀身實相，觀佛亦然：我觀如來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不住；不觀色，不觀色如，不觀色性；不觀受想行識，（乃至）不觀識如、不觀識性；非四大起，同於虛空，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不在三界；三垢已離，順三脫門。具足三明，與無明等；不一相不異相，不自相不他相，非無相非取相，不此岸、不彼岸、不中流，而化眾生。觀於寂滅，亦不永滅；不此不彼，不以此不以此；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無晦無明、無名無相，無強無弱、非淨非穢，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無爲，無示無說，不施不慳，不戒不犯，不忍不恚，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不誠不欺，不來不去，不出不入，一切言語道斷。非福田非不福田，非應供養非不應供養，非取非捨，非有相非無相，同真際、等法性；不可稱、不可量，過諸稱量；非大非小，非見、非聞、非覺、非知，離眾結縛；等諸智，同眾生，於諸法無分別；一切無失，無濁無惱，無作無起，無生無滅，無

畏無憂，無喜無厭無著；無已有，無當有，無今有，不可以一切言說分別顯示。世尊！如來身，爲若此，作如是觀。以斯觀者名爲正觀，若他觀者名爲邪觀。」

爾時舍利弗問維摩詰：「汝於何沒，而來生此？」維摩詰言：「汝所得法有沒、生乎？」舍利弗言：「無沒、生也！」「若諸法無沒生相，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於意云何？譬如幻師幻作男女，寧沒生耶？」舍利弗言：「無沒生也。」「汝豈不聞佛說諸法如幻相乎？」答曰：「如是。」「若一切法如幻相者，云何問言『汝於何沒、而來生此？』舍利弗！沒者爲虛誑法敗壞之相，生者爲虛誑法相續之相；菩薩雖沒，不盡善本；雖生，不長諸惡。」

是時佛告舍利弗：「有國名妙喜，佛號無動，是維摩詰於彼國沒、而來生此。」舍利弗言：「未曾有也！世尊！是人乃能捨清淨土，而來樂此多怨害處。」維摩詰語舍利弗：「於意云何？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不也！日光出時則無眾冥。」維摩詰言：「夫日何故行闍浮提？」答曰：「欲以明照，爲之除冥。」維摩詰言：「菩薩如是，雖生不淨佛土，爲化眾生故，

不與愚闇而共合也，但滅眾生煩惱闇耳。」

是時大眾渴仰，欲見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及其菩薩、聲聞之眾；佛知一切眾會所念，告維摩詰言：「善男子！爲此眾會，現妙喜國無動如來及諸菩薩聲聞之眾，眾皆欲見。」於是維摩詰心念：「吾當不起于座，接妙喜國鐵圍山川溪谷江河大海泉源須彌諸山、及日月星宿天龍鬼神梵天等宮，并諸菩薩聲聞之眾、城邑聚落男女大小，乃至無動如來及菩提樹諸妙蓮華能於十方作佛事者、三道寶階從閻浮提至忉利天，以此寶階諸天來下，悉爲禮敬無動如來、聽受經法；閻浮提人亦登其階，上昇忉利見彼諸天、妙喜世界成就如是無量功德；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水際；以右手斷取如陶家輪，入此世界，猶持華鬘示一切眾。」作是念已，入於三昧現神通力，以其右手斷取妙喜世界，置於此土；彼得神通菩薩及聲聞眾并餘天人俱發聲言：「唯然！世尊！誰取我去？願見救護。」無動佛言：「非我所爲，是維摩詰神力所作。」其餘未得神通者，不覺不知己之所往。妙喜世界雖入此土而不增減，於是世界亦不迫隘，如本無異。

爾時釋迦牟尼佛告諸大眾：「汝等且觀妙喜世界無動如來，其國嚴飾，

菩薩行淨，弟子清白。」皆曰：「唯然！已見。」佛言：「若菩薩欲得如是清淨佛土，當學無動如來所行之道。」現此妙喜國時，娑婆世界十四那由他人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皆願生於妙喜佛土；釋迦牟尼佛即記之曰：「當生彼國。」時妙喜世界於此國土所應饒益，其事訖已，還復本處，舉眾皆見。佛告舍利弗：「汝見此妙喜世界及無動佛不？」「唯然已見！世尊！願使一切眾生得清淨土如無動佛，獲神通力如維摩詰。世尊！我等快得善利，得見是人、親近供養。其諸眾生若今現在、若佛滅後，聞此經者亦得善利，況復聞已信解受持、讀誦解說、如法修行？若有手得是經典者，便爲已得法寶之藏；若有讀誦、解釋其義、如說修行，則爲諸佛之所護念；其有供養如是人者，當知則爲供養於佛；其有書持此經卷者，當知其室則有如來；若聞是經能隨喜者，斯人則爲取一切智；若能信解此經乃至一四句偈、爲他說者，當知此人即是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記。」

維摩詰所說經 法供養品 第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於大眾中白佛言：「世尊！我雖從佛及文殊師利聞百千經，未曾聞此不可思議自在神通決定實相經典；如我解佛所說義趣：若有眾生聞是經法，信解受持讀誦之者，必得是法不疑，何況如說修行？斯人即爲閉眾惡趣、開諸善門，常爲諸佛之所護念；降伏外學摧滅魔怨，修治菩提安處道場，履踐如來所行之跡。世尊！若有受持讀誦、如說修行者，我當與諸眷屬供養給事；所在聚落城邑山林曠野，有是經處，我亦與諸眷屬聽受法故共到其所；其未信者當令生信，其已信者當爲作護。」

佛言：「善哉！善哉！天帝！如汝所說，吾助爾喜。此經廣說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不可思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天帝！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讀誦供養是經者，則爲供養去、來、今佛。天帝！正使三千大千世界如來滿中，譬如甘蔗、竹葦、稻麻、叢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以一劫或減一劫，恭敬尊重讚歎供養，奉諸所安；至諸佛滅後，以一一全身舍利起七寶塔，縱廣一四天下，高至梵天，表刹莊嚴；以一切華香瓔珞

幢幡伎樂微妙第一，若一劫若減一劫而供養之；於天帝意云何？其人植福寧爲多不？」釋提桓因言：「多矣！世尊！彼之福德，若以百千億劫說不能盡。」佛告天帝：「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不可思議解脫經典，信解、受持、讀誦、修行，福多於彼。所以者何？諸佛菩提皆從是生，菩提之相不可限量，以是因緣福不可量。」

佛告天帝：「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藥王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世界名大莊嚴，劫曰莊嚴，佛壽二十小劫；其聲聞僧，三十六億那由他；菩薩僧有十二億。天帝！是時有轉輪聖王名曰寶蓋，七寶具足，主四天下；王有千子，端正勇健能伏怨敵；爾時寶蓋與其眷屬供養藥王如來，施諸所安，至滿五劫；過五劫已，告其千子：『汝等亦當如我，以深心供養於佛。』於是千子受父王命，供養藥王如來，復滿五劫，一切施安。其王一子名曰月蓋，獨坐思惟：『寧有供養殊過此者？』以佛神力，空中有天曰：『善男子！法之供養勝諸供養。』即問：『何謂法之供養？』天曰：『汝可往問藥王如來，當廣爲汝說法之供養。』即時月蓋王子行詣藥王如來，稽首佛足，

卻住一面，白佛言：『世尊！諸供養中，法供養勝；云何名爲法之供養？』佛言：『善男子！法供養者：諸佛所說深經，一切世間難信難受，微妙難見，清淨無染，非但分別思惟之所能得；菩薩法藏所攝，陀羅尼印印之，至不退轉；成就六度，善分別義，順菩提法，眾經之上，入大慈悲；離眾魔事及諸邪見，順因緣法，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命，空、無相、無作、無起，能令眾生坐於道場而轉法輪，諸天、龍、神、乾闥婆等所共歎譽；能令眾生入佛法藏，攝諸賢聖一切智慧，說眾菩薩所行之道；依於諸法實相之義，明宣無常、苦、空、無我寂滅之法；能救一切毀禁眾生，諸魔外道及貪著者能使怖畏，諸佛賢聖所共稱歎，背生死苦，示涅槃樂，十方三世諸佛所說。若聞如是等經，信解受持讀誦，以方便力為諸眾生分別解說、顯示分明，守護法故，是名法之供養。又於諸法如說修行，隨順十二因緣，離諸邪見，得無生忍，決定無我、無有眾生，而於因緣果報無違無諍，離諸我所；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經，依於法不依人；隨順法相，無所入、無所歸；無明畢竟滅故，諸行亦畢竟滅；乃至生畢竟滅故，老死亦畢竟滅。作如是觀：十二因緣無有盡相，不復起見。是名最

上法之供養。」

佛告天帝：「王子月蓋，從藥王佛聞如是法，得柔順忍；即解寶衣嚴身之具，以供養佛；白佛言：『世尊！如來滅後，我當行法供養，守護正法；願以威神加哀建立，令我得降魔怨，修菩薩行。』佛知其深心所念而記之曰：『汝於末後守護法城。』」天帝！時王子月蓋見法清淨，聞佛授記，以信出家；修集善法精進不久，得五神通、逮菩薩道，得陀羅尼無斷辯才；於佛滅後，以其所得神通總持辯才之力，滿十小劫，藥王如來所轉法輪隨而分布。月蓋比丘以守護法，勤行精進，即於此身化百萬億人，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立不退轉；十四那由他人深發聲聞、辟支佛心，無量眾生得生天上。天帝！時王寶蓋豈異人乎？今現得佛、號寶炎如來；其王千子，即賢劫中千佛是也！從迦羅鳩孫馱爲始得佛，最後如來號曰樓至，月蓋比丘則我身是。如是！天帝！當知此要；以法供養於諸供養爲上，爲最第一無比。是故天帝！當以法之供養，供養於佛。」

維摩詰所說經 囑累品 第十四

於是佛告彌勒菩薩言：「彌勒！我今以是無量億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付囑於汝；如是輩經，於佛滅後末世之中，汝等當以神力，廣宣流布於閻浮提，無令斷絕。所以者何？未來世中當有善男子、善女人，及天、龍、鬼神、乾闥婆、羅刹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樂于大法；若使不聞如是等經，則失善利；如此輩人間是等經，必多信樂，發希有心，當以頂受，隨諸眾生所應得利而為廣說。彌勒當知：菩薩有二相，何謂爲二？一者好於雜句文飾之事，二者不畏深義、如實能入。若好雜句文飾事者，當知是為新學菩薩；若於如是無染無著甚深經典，無有恐懼、能入其中，聞已心淨、受持讀誦、如說修行，當知是為久修道行。」

「彌勒！復有二法，名新學者，不能決定於甚深法。何等爲二？一者所未聞深經，聞之驚怖生疑，不能隨順，毀謗不信而作是言：『我初不聞從何所來。』一者若有護持解說如是深經者，不肯親近供養恭敬，或時於中說其過惡。有此二法，當知是為新學菩薩，為自毀傷，不能於深法中調伏其心。」

彌勒！復有二法，菩薩雖信解深法，猶自毀傷而不能得無生法忍。何等爲二？一者輕慢新學菩薩而不教誨，二者雖解深法而取相分別。是爲一法。」

彌勒菩薩聞說是已，白佛言：「世尊！未曾有也！如佛所說，我當遠離如斯之惡，奉持如來無數阿僧祇劫所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求大乘者，當令手得如是等經；與其念力，使受持讀誦、爲他廣說。世尊！若後末世有能受持讀誦、爲他說者，當知皆是彌勒神力之所建立。」佛言：「善哉！善哉！彌勒！如汝所說，佛助爾喜。」

於是一切菩薩合掌白佛：「我等亦於如來滅後，十方國土廣宣流布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復當開導諸說法者，令得是經。」

爾時四天王白佛言：「世尊！在在處處：城邑聚落山林曠野，有是經卷讀誦解說者，我當率諸官屬，爲聽法故往詣其所，擁護其人、面百由旬，令無伺求得其便者。」

是時佛告阿難：「受持是經，廣宣流布。」阿難言：「唯然！我已受持要者。世尊！當何名斯經？」佛言：「阿難！是經名爲《維摩詰所說》，亦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如是受持。」佛說是經已，長者維摩詰、文殊師

利、舍利弗、阿難等，及諸天、人、阿修羅、一切大眾，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信受奉行。（維摩詰經竟）

